

第十三回

陷虎穴金星解厄

雙叉嶺伯欽留僧

大有唐王降敕封，欽差玄奘問禪宗。堅心磨琢尋龍穴，着意修持上鷲峰。邊界遠遊多少國，雲山前度萬千重。自今別駕投西去，秉教迦持悟大空。

却說三藏自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，蒙唐王與多官送出長安關外，一二日，馬不停蹄，早至法雲寺。本寺住持上房長老，帶領衆僧，有五百餘人，兩邊羅列，接至裏面，相見獻茶。茶罷，進齋。齋後不覺天晚。正是那：

影動星河近，月明無點塵。鴈聲鳴遠漢，砧韻響西鄰。歸鳥棲枯樹，禪僧講梵音。

團一榻上，坐到夜將分。

衆僧們燈下議論佛門定旨，上西天取經的原由。有的說水遠山高，有的說路多虎豹；有

的說峻嶺陡崖難度，有的說毒魔惡怪難降。三藏箝口不言，但以手指自心，點頭幾度。衆僧們莫解其意，合掌請問道：『法師指心點頭者，何也？』三藏答曰：『心生種種魔生；心滅，種種魔滅。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對佛說下洪誓大願，不由我不盡此心。這一去，定要到西天，見佛求經，使我們法輪回轉，願聖主皇圖永固。』衆僧聞得此言，人人稱羨，個個宣揚，都叫一聲『忠心赤胆大闡法師！』誇讚不盡，請師入楊安寨。

早又是竹敲殘月落，雞唱曉雲生。那衆僧起來，收拾茶水早齋。玄奘遂穿了袈裟，上正殿，佛前禮拜道：『弟子陳玄奘，前往西天取經，但肉眼愚迷，不識活佛真形。今願立誓：路中逢廟燒香，遇佛拜佛，遇塔掃塔。但願我佛慈悲，早現丈六金身，賜真經，留傳東土。』祝罷，回方丈進齋。齋畢，那二從者整頓了鞍馬，促趲行程。三藏出了山門，辭別衆僧。衆僧不忍分別，直送有十里之遙，噙淚而返。三藏遂直西前進。正是那季秋天氣，但見——

數村木落蘆花碎，幾樹楓楊紅葉墜。路途煙雨故人稀，黃菊麗，山骨細，水寒荷破
人憔悴。白蘋紅蓼霜天雪，落霞孤鶩長空墜。依稀黯淡野雲飛，玄鳥去，賓鴻至，唳

嘹嘵嘵聲宵碎。

師徒們行了數日，到了鞏州城，早有鞏州合屬官吏人等，迎接入城中。安歇一夜，次早出城前去。一路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兩三日，又至河州衛。此乃是大唐的山河邊界。早有鎮邊的總兵與本處僧道，聞得是欽差御弟法師上西方見佛，無不恭敬，接至裏面供給了，着僧綱請往福原寺安歇。本寺僧人，一一參見，安排晚齋。齋畢，吩咐二從者飽喂馬匹，天不明就行。及雞方鳴，隨喚從者，却又驚動寺僧，整治茶湯齋供。齋罷，出離邊界。

這長老心忙，太起早了。原來此時秋深時節，雞鳴得早，只好有四更天氣。一行三人，連馬四口，迎着清霜，看着明月，行有數十里遠近，見一山嶺，只得撥草尋路，說不盡崎嶇難走，又恐走錯了路逕。正疑思之間，忽然失足，三人連馬都跌落坑坎之中。三藏心慌，從者胆戰，却纔懼，又聞得裏面哮吼高呼，叫：『拿將來！拿將來！』只見狂風滾滾，擁出五六十個妖邪，將三藏從者，揪了上去。這法師戰戰兢兢的，偷眼觀看，上面坐的那魔王，十分兇惡，真個是——

雄威身凜凜，猛氣貌堂堂。電目飛光艷，雷聲振四方。鋸牙舒口外，鑿齒露腮旁。錦

纏圍身體，文斑裏脊梁。鋼鬚稀見肉，鈎爪利如霜。東海黃公懼，南山白額王。

誠得個三藏魂飛魄散，二從者骨軟筋麻。魔王喝令綁了衆妖，一齊將三人用繩索綁縛，正要安排吞食，只聽得外面喧嘩，有人來報：「熊山君與特處士二位來也。」三藏聞言，抬頭觀看，前走的是一條黑漢，你道他是怎生模樣：

雄豪多胆量，輕健夯身軀。涉水惟兇力，踰林逞怒威。向來符吉夢，今獨露英姿。綠樹能攀折，知寒善論時。准靈惟顯處，故此號山君。

又見那後邊來的是一條胖漢，你道怎生模樣：

嵯峨雙角冠，端肅簷肩背。性服青衣穩，蹄步多遲滯。宗名父作牀，原號母稱尊。能爲田者功，因名特處士。

這兩個搖搖擺擺，走入裏面，慌得那魔王奔出迎接。熊山君道：「寅將軍，一向得意可賀！」特處士道：「寅將軍丰姿勝常，真可喜！真可喜！」魔王道：「二公連日如何？」山君道：「惟守素耳。」處士道：「惟隨時耳。」三個叙罷，各坐談笑，只見那從者綁得痛切悲啼。

黑漢道：「此三者何來？」魔王道：「自送上門來者。」處士笑云：「可能待客否？」魔王道：「奉承！奉承！」山君道：「不可盡用，食其二，留其一可也。」魔王即呼左右，將二從者剖腹剝心，剝碎其屍，將首級與心肝獻客，將四肢自食；其餘骨肉，分給各妖。只聽得囁啞之聲，真似虎啖羊羔。霎時食盡，把一個長老，幾乎誑死。這纔是初出長安第一場苦難。

正惶慌之間，漸漸的東方發白，那二怪至天曉方散。三藏昏昏沉沉，正在那不得命處，忽然見一老叟，手持拄杖而來。走上前，用手一拂，繩索皆斷，對面吹了一口氣。三藏方甦，跪拜於地道：「多謝老公公搭救貧僧性命。」老叟答禮道：「你起來。你可曾疏失了甚麼東西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的兩個從人，已是被怪食了；只不知行李馬匹，在於何處。」老叟用杖指道：「那不是一匹馬，兩個包袱？」三藏回頭看時，果是他的物件，並不會失落，心纔畧放下些。問老叟曰：「老公公，此處是甚所在？」那三個妖魔，果是何物？」老叟道：「此是雙叉嶺，乃虎狼巢穴處。你爲何陷此處？」處士者是個野牛精；山君者是個熊羆精；寅將軍者是個老虎精；左右妖邪，盡都是

山精怪獸。只因你的本性元明，所以吃不得你。你跟我來，引你上路。」

三藏不勝感激，將包袱揹在馬上，牽著繮繩，相隨老叟，出了坑坎之中，走上大路，却將馬拴在道旁，轉身拜謝老叟，只見化作一陣清風，跨一隻白鶴，騰空而去。風飄飄遣下一張簡帖，書上四句頌子曰——

『吾乃西方太白星，特來搭救汝生靈。前行自有神徒助，莫爲艱難報怨經。』

三藏看了，對天禮拜。拜畢，牽了馬匹，獨自個孤孤悽悽，往前苦進，捨身拚命。上了峻嶺之間，行經半日，更不見個人煙村舍。一則腹中飢了，二則路又不平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只見前面有兩隻猛虎咆哮，後邊有幾條長蛇盤繞。左有毒蟲，右有怪獸。三藏孤身無策，只得放下身心，聽天所命；又無奈那馬腰軟蹄彎，即便跪下，伏倒在地，牽又牽不動，苦得個法師襯身無地，萬分悽楚，莫可奈何。忽然見毒蟲奔走，妖獸飛逃；猛虎潛踪，長蛇隱跡。三藏抬頭看時，只見一人，手執鋼叉，腰懸弓箭，自那山坡前轉出，果然是一條好漢。

三藏見他來得漸近，跪在路旁，合掌高叫道：「大王救命！」那大漢到跟前，放下鋼叉，用

手挽起道：『長老休怕，我是這山中的獵戶，姓劉，名伯欽，綽號鎮山太保。我纔自來要尋兩隻山蟲食用，不期遇著你，多有沖撞。』三藏道：『貧僧是大唐駕下欽差往西天拜佛求經的。適間來到此處，遇著些狼虎蛇蟲，四邊圍繞，不能前進。忽見太保來，衆獸皆走，救了貧僧性命，多謝多謝！』伯欽道：『我在這裏住家，專倚打些狼虎爲生，捉些蛇蟲過活，故此衆獸怕我，走了。你既是唐朝來的，與我都是鄉里。此間還是大唐的地界，我和你同是一國之人，你休怕，跟我來。到我舍下歇馬，明朝我送你上路。』

三藏聞言，滿心歡喜，謝了伯欽，牽馬隨行。過了山坡，又聽得呼呼風響。伯欽道：『風響處，是個山貓來了。長老坐在此間，等我拿他家用去管待你。』三藏見說，又胆戰心驚，不敢舉步。那太保執了鋼叉，拽開步，迎將上去。只見一隻斑斕虎，對面撞見，他看見伯欽，回頭就走。這太保霹靂一聲，叫道：『業畜那裏走！』那虎見趕得急，轉身輪爪撲來。這太保使鋼叉又舉手迎敵，諛得個三藏軟癱在地。他生來那會見這樣凶險的勾當？

太保與那虎在那山坡下，人虎相持。他兩個鬪了有一個時辰，只見那虎爪慢慢鬆，被太

保舉又平胸刺倒，霎時間血流滿地，揪著耳朵，拖上路來，面不改色，對三藏道：『造化！這隻山貓，穀長老食用幾日。』三藏誇讚不盡道：『太保真山神也！』伯欽道：『有何本事，敢勞過獎？』他一隻手執著叉，一隻手拖著虎，在前引路。三藏牽著馬，隨後而行。

行過山坡，忽見一座山莊。伯欽到了門首，將死虎擲下，叫小的們把虎扛將進去，吩咐剝了皮，安排將來待客，復回頭迎接三藏進內。彼此相見坐定，伯欽又對他母親道：『這位長老，是唐王駕下差往西天見佛求經者。孩兒請他來家歇馬，明日送他上路。』老嫗聞言，十分歡喜道：『好好！明日你父親週忌，就饒長老做些好事，念卷經文，又後日送他去罷。』

這劉伯欽雖是一個殺虎鹵夫，却有孝順之心；聞得母言，就要安排香紙，留住三藏。不覺的天色將晚，小的們排開桌凳，拿幾盤爛熟虎肉，熱騰騰的放在上面。伯欽請三藏權用，再另辦飯。三藏合掌道：『善哉！貧僧不瞞太保說，自出娘胎，就做和尚，更不曉得吃葷。』伯欽聞得他說，沉吟了半晌道：『長老，寒家歷代以來，不曉得吃素，這等奈何？反是我請長老的，不是。』伯欽的母親聞說，叫道：『孩兒不要與長老閑講，我自有素物，可以管待。』叫媳婦煮些黃糧。

米飯，安排素菜，拿出來鋪在桌上。

三藏下來謝了，方纔上坐。那伯欽另設一處，鋪排些沒鹽沒醬的老虎肉，香獐肉，蟒蛇肉，狐狸肉，兔肉，點剝鹿肉乾巴，滿盤滿碗的，陪着三藏吃齋。方坐下，心欲舉筋，只見三藏合掌誦經，讀得伯欽不敢動筋，急起身立在旁邊。三藏念不數句，却教請齋。伯欽道：「你是個念短頭經的和尙？」三藏道：「此非是經，乃是一零揭齋之呪。」伯欽道：「你們出家人，偏有許多計較，吃飯便也念誦念誦。」

吃了齋飯，收了盤碗，漸漸天晚，伯欽引着三藏出中宅，到後邊走走，穿過夾道，有一座草亭，推開門，入到裏面，只見那四壁上掛幾張強弓硬弩，播巖壺箭；過梁上搭兩塊血腥的虎皮；牆根頭插着許多鎗刀叉棒；正中間設兩張坐器。伯欽請三藏坐坐。三藏見這般兇險醜陋，不敢久坐，遂出了草亭，又往後再行，是一座大園子，却看不盡那叢叢菊蕊堆黃，樹樹楓楊掛赤，又見呼的一聲，跑出十來隻肥鹿，一大陣黃獐，見了人，呢呢痴痴，更不忍懼。三藏道：「這獐鹿

想是太保養家了的？」伯欽道：「似你那長安城中人家，有錢的集財寶，有莊的集聚稻糧；似我們這打獵的，只得聚養些野獸，備天陰耳。」

他兩個說話閑行，不覺黃昏，復轉前宅安歇。次早，那合家老小都起來，就整素齋，管待長老，請開啟念經。這長老淨了手，同太保家堂前拈了香，拜了家堂，三藏方敲磬木魚，先念了淨口業的真言，又念了淨身心的神呪，然後開度亡經一卷，誦畢，伯欽又請寫薦亡疏一道，再開念金剛經，觀音經。一一朗音高誦，誦畢，吃了午齋，又念法華經，彌陀經，各誦幾卷，又念一卷孔雀經，及談慈菟洗業的故事。早又天晚，獻過了種種香火，化了衆神紙馬，燒了薦亡文疏，佛事已畢，又各安寢。

却說那伯欽的父親之靈，超薦得沉淪鬼魂兒，早來到東家宅內，托一夢與合宅長幼道：「我在陰司裏苦難難脫，日久不得超生；今幸得聖僧念了經卷，消了我的罪業，閻王差人送我上中華富地長者人家托生去了。你們可好生謝送長老，不要怠慢，不要怠慢。我去也。」這

纔是高法莊嚴端有意，虧亡離苦出沉淪。

那合家兒夢醒，又早太陽東上。伯欽的娘子道：『太保，我今夜夢見公公來家，說他在陰間苦難難脫，日久不得超生；今幸得聖僧念了經卷，消了他的罪業，閻王差人送他上中華富地長者人家托生去，教我們好生謝那長老，不得怠慢他。說罷，徑出門，徬徬去了。我們叫他不應，留他不住，醒來却是一夢。』伯欽道：『我也是那等一夢，與你一般。我們一起去對母親說去。』

他兩口子正欲去說，只見老母叫道：『伯欽孩兒，你來，我與你說話。』二人至前，老母坐在牀上道：『兒呵，我今夜得了個喜夢，夢見你父親來家，說多虧了長老超度，已消了罪業，上中華富地長者家去托生。』夫妻們俱呵呵大笑道：『我與媳婦皆有此夢，正來告稟，不期母親呼喚，也是此夢。』遂叫一家大小起來，安排謝意，替他收拾馬匹，都至前拜謝道：『多謝長老超薦我亡父脫難超生，報答不盡。』三藏道：『貧僧有何能處，敢勞致謝？』

伯欽把三口兒的夢話對三藏陳訴一遍，三藏也喜，早供給了素齋，又具白銀一兩爲謝。三藏分文不受。一家兒又懇懇拜央，三藏畢竟分文未受，但道是：『你肯發慈悲送我一程，足

感至愛。』伯欽與母妻無奈，急做了些粗麵燒餅乾糧，叫伯欽遠送。三藏歡喜收納。太保領了母命，又喚兩三個家僮，各帶捕獵的器械，同上路。看不盡那山中野景，嶺上風光。

行經半日，只見對面處，有一座大山，真個是高接青霄，崔巍險峻。三藏不一時，到了邊前。那太保登此山如行平地，正走到半山之中，伯欽回身，立於路下道：『長老，請自前進，我却告回。』三藏聞言，滾鞍下馬道：『千萬敢勞太保再送一程！』伯欽道：『長老不知，此山喚做兩界山。東半邊屬我大唐所管，西半邊是韃靼的地界。那廂狼虎不伏我降，我却也不能過界，你自去罷。』

三藏心驚，輪開手，牽衣執袂，滴淚難分。正在那叮嚀拜別之際，只聽得山下叫喊如雷道：『我師父來也！我師父來也！』說得個三藏痴呆，伯欽打掙。

畢竟不知是甚人叫喊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